

DENG
YI
ZHE
QUAN JI

鄧以執全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

鄧以執先生全集

啓功敬署



责任编辑:许振轩

装帧设计:包云鸠

邓以蛰全集

邓以蛰 著

出 版: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发行部(合肥市桐城路145号)

邮政编码:230061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

印 刷:安徽书刊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插 页:2

印 张:15.625

字 数:350 000

版 次: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5 000

标准书号:ISBN7-5336-1791-6/G·2327

定 价:18.5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鄭
以
藝
先
生
全
集



作者 1921 年摄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鄧以蟄先生全集



作者与夫人王淑娟女士
1957年摄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鄧
以
藝
先
生
全
集



作者与夫人王淑娟女士及长女仲先（后排中）、
三女茂先（后排左）、长子稼先（后排右）
摄于北京大学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下辭金題丹正賦並狀然有他風書人正氣賦序

改畫身繫中國興亡
 入此歲來已七十矣

新第 龍騰鳳舞
 鳴珂山珊瑚 新聲長在
 古山新畫却 逐風雷

首畫 鉅

出版说明

邓以蛰先生（1892—1973），安徽怀宁人，清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五世孙。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邓以蛰、宗白华二先生各自驰名于北方与南方文坛，故时人有“南宗北邓”之称。五十年代初，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邓、宗二先生相继来到北京大学，与朱光潜先生一同执教，为北大三位著名美学教授。

三位先生又都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邓先生和朱先生都是安徽人，宗先生是“半个安徽人”，所以我们早就把印行三位先生的全集列入出版计划。朱先生全集出版之后，我们即着手编辑宗先生全集；现在宗先生全集也出版了，我们又开始筹划编辑出版邓先生全集。宗先生全集共四卷，约二百万字，其中有上百万字著作是从宗先生讲稿、笔记、未发表的遗作中整理出来的，均系首次发表。邓先生当年长期在清华大学以及中国大学讲授美学和艺术史，一定也有大量讲稿、笔记及未发表的遗作。惟经十年浩劫，今已荡然无存。一座大厦倒塌了可以重建，这一损失却永远无法弥补了。所以这部著作虽称“全集”，却远非邓先生著译的全部；但它是邓先生家属和我们尽力收集到的邓先生的著译，主要著作均已收入，足以反映邓先生的精湛学识与多方面的成就。

全集文章顺序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排。有的文章原先发表后又曾重改再次发表，现收入第二次发表稿，并按第二次发表时间编排。个别文章没有查到发表的具体时间，只好根据有关材料作适当安排。各篇注释有些吸收了刘纲纪先生的研究成果。不少文章中的外国人名、作品名、地名等用的是外文原文，为方便读者阅读，请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钱念孙先生作了校注。刘纲纪先生出于对老师的深厚情谊，主动为全集收集了部分资料，并为全集撰写了《邓以蛰先生生平著述简表》。在此一并致谢！

注 邓以蛰先生尚有部分应景文章及译文残稿，依照亲属意见，这次没有收入全集。——编者

代 序

代 序^①

记得还在北伐时期，我就在南京和邓以蛰先生认识了。那时他在一所大学的艺术系教中国美学，大约一年后回到北方，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我和邓先生都调到了北京大学，住得又很靠近，几乎天天见面。我常去他那里欣赏书画，特别是有机会仔细观赏了他珍藏的邓完白的许多书法作品。有时谈及艺术上的一些问题，彼此都有莫逆于心、相对忘言之快。

邓先生对中国艺术传统有深入研究，青年时期又曾到美国研习，还游历了欧洲不少国家。他写的文章，把西洋的科学精神和中国的艺术传统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很细致。因为他精于中国书画的鉴赏，所以他的那些论到中国书法、绘画的文章，深得中国艺术的真谛，曾使我受到不少教益。邓先生在美学上的贡献，

① 本文为宗白华先生应邓以蛰先生哲嗣邓携先、学生刘纲纪之请，为《邓以蛰美术文集》写的序，现根据邓携先先生意见，作为全集代序。文字略有改动。——编者

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前不久读到刘纲纪同志寄来的关于邓先生的评传，我感到写得很好，对了解邓先生的生平和美术思想很有帮助。

邓先生对国家文物事业很为关心。六十年代初，他把自己珍藏的完白山人的书法作品献给了国家，表现了他对文物事业的热爱。

邓先生去世已经9年了。怀着对老友的忆念，我希望邓先生的许多著作能够早日结集问世，流布人间。这不仅是为了纪念他，对我们今天的美学研究也无疑是有益的。

宗白华

1982年10月15日

目 录

代序·····	宗白华	1
致陈独秀胡适之函·····		1
莎士比亚罗米欧与朱莉叶新弹词·····		4
中日绘画展览会的批评·····		14
附录 张歆海致孙伏园函·····		17
续评中日现代的艺术·····		18
致孙伏园函·····		21
附录 雷振声《评〈中日绘画展览会的批评〉》·····		23
附录 雷振声致孙伏园函·····		26
附录 雷振声致《晨报副刊》记者函·····		27
彼特拉克山歌·····		29
彼特拉克·····		31
对北京音乐界的请求·····		34
艺术家的难关·····		39
诗与历史·····		45
一·····		45
二·····		46
三·····		48

四	51
五	52
六	56
附录 闻一多《邓以蛰〈诗与历史〉题记》	57
戏剧与道德的进化	59
戏剧与雕刻	68
一	68
二	76
三	83
观林风眠的绘画展览会因论及中西画的区别	89
民众的艺术	
——为北京艺术大会作	97
致胡适之函（一）	103
致胡适之函（二）	105
国画鲁言	106
一 人物	106
二 山水	109
三 青绿山水	113
四 写生	113
西班牙游记	116
弁言	116
行前之巴黎	116
法西道上	129
圣赛白斯底安的一宿	132
深入西班牙——布尔哥斯	133
托奈多	139

京城马德里·····	142
阿伦鸠斯的行宫·····	143
瓦兰洽赶热闹·····	144
斗牛·····	146
巴塞罗那夜登蒂比塔钵山顶·····	152
鲍蒂切利杰作《春》之补述·····	154
书法之欣赏·····	159
一 书体·····	160
二 书法·····	167
画理探微·····	187
论画之工具——“笔画”·····	188
论艺术之“体”、“形”、“意”、“理”·····	198
论“理”——气韵生动·····	205
后言·····	224
六法通论·····	226
随类赋彩·····	227
应物象形·····	228
骨法用笔·····	229
传摹移写·····	235
经营位置·····	237
气韵生动·····	240
结论·····	259
辛巳病馀录·····	261
大般涅槃卷第九·····	261
唐麟德元年造像碑拓本·····	266
无款西湖游艇图卷·····	269

钱选桃花源图卷·····	271
无款十指钟馗图·····	292
无款元女授经图立幅·····	299
黄潘临夏珪春山归隐图卷·····	305
黄潘浅绛山水长条幅·····	312
徐贲仿巨然山水长卷·····	315
倪瓒湖阴山色图立幅·····	323
陆广仿董北苑山水立幅·····	335
跋张篁村画册为艾克·····	337
南北宗论纲·····	339
一 南北宗·····	339
二 南北宗之分是一哲学上之主张·····	341
三 南北宗哲学或心理学的基础·····	342
四 南宗者心画也，北宗者目画也·····	344
中国艺术的发展（为敦煌文物展览会作）	
——从这个观察上体会毛主席的《实践论》的真理·····	345
一·····	345
二·····	348
三·····	350
四·····	358
五·····	362
关于国画（一）·····	365
关于国画（二）	
——技法与传统·····	368
题刘纲纪藏明刊本《王氏画苑》·····	378
画法与书法的关系·····	379

滕固著《唐宋绘画史》校后语·····	386
给刘纲纪信（一）·····	388
给刘纲纪信（二）·····	391
标点注译《绘宗十二忌》·····	392
《艺术家的难关》的回顾·····	393
给刘纲纪信（三）·····	399
给刘纲纪信（四）·····	400
完白山人纪念展览简述·····	401
附录 邓以蛰教授捐献邓石如墨迹·····	405
《邓石如书法选集》前言·····	406
关于完白山人专集的出版·····	412
致穆孝天函（一）·····	422
致穆孝天函（二）·····	423
致穆孝天函（三）·····	424
致穆孝天函（四）·····	425
《邓石如》序·····	426

附录一 中国现代美学家和艺术史家

 邓以蛰的生平及其贡献····· 刘纲纪 432

附录二 邓以蛰先生生平著述简表····· 刘纲纪 470

致陈独秀胡适之函^①

独秀、适之两兄惠鉴：

邇来偶于国内报纸得悉兄等近在大学种种创业革新，皆吾辈日常所辗转思维，不知何以将此意中美竟顿时表露天下，若出郭门春郊绿遍者，粪尘毒雾之中，对此豁然灵光，既惊且喜。然吾国文艺复兴，要自兄等始耳，曷胜感慕！唯弟近在美州悵惘回顾东方故土，发现一种妖虹令人若梗之在咽，久而不能除此忧戚者。吾月前于日本《太阳杂志》上得见淳田和民氏所著《大亚细亚主义》一文，令人不可卒读，后又于友人处得见《顺天时报》，知日本人头山满，吾尝闻此人名响于吾国民党人之口，凿凿如赞念好友，想必又是一个日本之中国卖淫妇（或吸血狐狸精），大唱大亚义会，长篇公启，转载各报。是何妖魔鬼怪敢自创此凶语，吾人在此杂色而居，异性以处，嘘浴薰陶，冀必有一日会众美于宇内，可以尽一门而风雅也。乃彼等忽捏造如此不可入耳之名词，若白祸黄种，几如闻安庆秽巷中丑女相骂，信口放出之恶声耳。若彼等别有用意，不惮罪恶而作者，自有所谓政治界为百恶之重心，苟见其足以阻碍吾人

① 此信写于1918年8月19日，当时作者正在美国留学。——编者